

石頭的心

任林舉



鄉愁的胎記

冬季的長白山，常常一片冰天雪地。前邊是雪，後邊是雪，左邊是雪，右邊也是雪。人被無際的雪圍困着，也被無際的雪一樣白色的寒冷逼迫着，無處躲藏。

但行至瀑布口時，總會遇到那些從地下湧出的溫泉，彷彿寒冷的鐵幕突然被什麼戳出一個窟窿，從中冒出蒸騰的熱氣。

也總會有做生意的小商販，拉遊人推銷他的煮雞蛋。

「嘗嘗溫泉水煮的雞蛋吧！」「這水是怎麼燒熱的呢？」有幼稚的小童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問。「地底的石頭燒的！」

順手拿一個滾熱的雞蛋放在手心，立即有一股愜意的暖流湧過快要凍僵了的身體，彷彿一下子就和大地的心脈接通了。這小小的雞蛋就是來自大地、來自石頭的一片心意吧！在這寒冷的深山、寒冷的冬天，如果沒有這絕望中的一脈溫熱，我們的情形會怎樣呢？

很久以前，只知道石頭是冷的硬的。一提石頭就想到石桌石凳石牆和石頭做的碾磨，看大人磨糧食，便忍不住傻傻地想，除了這可吃的糧食，大概把我們正過的那些難過的日子放在石頭中間碾壓，也會被碾得粉碎吧？

石頭的冷，更是常常以隱喻的方式，掛在人們的嘴上。母親一生很少罵人，但我聽到一次最難聽的

罵人話，就是罵了誰「狼心狗肺、鐵石心腸」，於是我就順着媽媽的思路想，難怪那人長一副冷臉，原來心都是石頭做的！

現在才知道，石頭並不都是冷的。或者說，最初石頭也並不是冷的。當石頭生活在地球深處的時候，它們是赤熱而激盪的，只有被排出地表時它們才變硬變冷。就算是到了地表，如果它們遇到高等級的碰撞，也會閃射出耀眼的火花。它不是沒有熱度，而是把熱度深藏在常人無法理解、無法觸及的內部。

突然想起了那些藏在石頭裏面的化石。那些大限不過百年的生命，之所以能夠歷經十萬、百萬元時光的洗禮仍然能夠將其生命的形態呈現給後世，大概就是因為它們雖然早已經停止了生命的歷程，卻幸運地被石頭裝在了心中，最終才成爲一份不可磨滅的記憶。

如果，手心裏的那顆質地鬆軟的雞蛋，一不小心被某隻魔幻之手奪走，信手藏在石頭中間，億萬年之後，它將變成什麼樣子呢？也許，在億萬年的鑲嵌與浸淫中，石頭會通過一分一秒的持續滲透，將自己的血氣和心思以原子或微子的幅度注入蛋體，讓它最終擁有了石頭般永恆的品質。

但一切都是億萬年之後的事情啦！我一直堅信，依憑石頭的耐力、能量，那顆小小的雞蛋，將不再是雞蛋，而是一顆圓潤的石頭，一顆石頭的心。



文化什錦

山中豹，一個簡單直接的名字，指山和豹，這一對文物，古代藝術品，曾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道出了深刻的歷史故事，與哈薩克斯坦有關，也與中國有關。

這是哈薩克人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四世紀的帽飾，以山巒襯托起雪豹，二者融成一體，缺一不可。兩隻雪豹，面對面，攀上了滿是鋸齒的峰巒上。雪豹在起伏的峰巒上，轉了個身，這麼一轉，是那樣的突如其來，原因是受到了突如其來的襲擊，來不及把身子完全轉過來，在電光火石之間，只能扭轉上半身，並來個自然反應：伸出前掌，既是自衛，也是發動攻擊。雪豹以單腿支撐整個身體，顯示了身體不自然的扭曲，前肢張開，頸部向前伸，嘴巴也張開，鼻子豎起，這一切，乃攻擊狀。身上的S形代表翅膀，還有代表肋骨的粗線條，長尾巴向下蜷曲。整個構圖美麗高貴。山中豹帽飾乃哈薩克斯坦國家博物館藏。

哈薩克斯坦是中亞的內陸國家，也是世上最大的內陸國家，古代絲綢之路它位處中心地帶。這個與中國近鄰的國家，歷史上曾有好幾個朝代在中國版圖之內，因此，中哈兩國，有

哈薩克山中豹高貴帽飾

小可



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但由於近代數百年來哈薩克斯坦受前蘇聯及俄羅斯統治，已逐漸遠離東亞文明。哈薩克族爲哈薩克斯坦的主體民族，哈薩克斯坦的國名由此而來。說哈薩克斯坦與古絲路密切相關，另一個重要淵源是哈薩克族是古突厥的一個直系分支，古時是遊牧部落，祖先是古烏孫、月氏等。

生活在天山的雪豹，因經常在雪地上出沒，有「雪豹」之名，也有「雪山之王」雅號。在天山山腳的哈薩克人，把雪豹視爲國人的吉祥物、國家的象徵物。雪豹堅毅、驕傲、高貴，愛獨自在夜間出沒，但與其他貓科野獸不同，牠沒有侵略性，不會主動襲擊人類。由於雪豹遠離人群，又在高海拔地區出沒，因此人類對牠的了解還不太多。雖然如此，也經常有非法捕獵的情況出現，令雪豹數量急劇下降，成

爲瀕危動物。在中國，雪豹數量甚至少過大熊貓。

哈薩克斯坦的國土面積在世界排名第九，是整個中亞的領袖。哈薩克斯坦期望發展，爲此奉行睦鄰友好政策，自從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中哈建交之後，兩國互訪頻繁。上合組織、「一帶一路」，都顯見中哈合作無間。衆多合作中，中哈在油氣等領域合作勢頭良好，並共同修建了中國第一條跨境輸油管線——中哈原油管道，而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A/B/C三線均過境哈薩克斯坦。兩國且在教育、文化、科技等人文領域合作，成果豐碩，文藝團體也經常互派演出，中國且在哈薩克斯坦設立了五間孔子學院。從山中豹帽飾到古絲路到中哈合作，筆者看到了帽飾的美，也看到了兩國人民的深厚友誼。

◀山中豹帽飾造型形神兼備，奪目耀眼
作者供圖

柯羅筆下的俄耳甫斯與歐律狄斯

王加



畫外有音

去年十二月，途徑瑞士時在蘇黎世美術館巧遇一個關於十九世紀法國繪畫的特展「讚美與嘲諷：法國繪畫1820-1880」。展覽通過安格爾、德拉克洛瓦、布格羅、庫爾貝、柯羅、莫羅、馬奈、莫奈、雷諾阿、西斯萊等多位法國各派繪畫大師的名作，系統梳理了一八二〇至一八八〇年這短短六十年間法國繪畫從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發展到巴比松畫派和印象派的審美趨向轉變。在諸多美不勝收的畫作中，我竟然邂逅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卡米耶·柯羅（Camille Corot）經典名作《俄耳甫斯引領歐律狄斯逃離地獄》，能夠在瑞士蘇黎世世偶遇這幅收藏於大洋彼岸美國休斯頓藝術博物館，取材於古希臘神話故事的音樂主題作品，這個意外之喜來得有點兒措手不及。

身為古希臘神話中著名的音樂家和詩人，俄耳甫斯的身世至今仍存在爭議。有一種說法是其父爲光明及音樂之神阿波羅，另一種則是色雷斯國王，河神俄阿格羅斯之子。儘管生父存疑，其母乃是掌管文藝的繆思女神卡利俄帕卻毫無爭議。而他與生俱來的音樂天賦被他那動人的歌喉和彈奏出的美妙音樂（在大多數表現俄耳甫斯的繪畫作品中，小提琴和豎琴是他擅用的樂器）展現得淋漓盡致。任何兇猛的野獸和帶有攻擊性的人類聽到他的彈唱都會安靜下來，甚至連冥王哈迪斯都爲其折服。他也是爲數不多能夠從冥界走出的古希臘英雄之一，然而，他的天賦並未能挽救他的愛妻歐律狄斯。無論是神話故事還是文學作品，悲情的結局往往比皆大歡喜更能讓人刻骨銘心。在迎娶了美麗的仙女歐律狄斯之後，二人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但白頭偕老顯然不是命運對他們的安排。歐律狄斯在林中散步時很偶然地被毒蛇咬傷毒發身亡，讓俄耳甫斯悲痛欲絕。儘管他整日用歌聲吟唱着心中苦楚，用琴聲彈奏出內心的絕望，也再無法讓愛妻起死回生。最後他決定挺身走險，隻身前往冥界懇求冥王哈迪斯和冥后珀爾塞福涅將歐律狄斯帶回人間。冥界的重重阻礙都被他動聽的歌聲和琴聲一一化解，最終來到冥王和冥后的寶座前爲他們彈唱起來。淒美動人的歌聲所傳遞出欲哭無淚的悲拗情思，連冥王哈迪斯聽了都爲之動容，遂應



情故事

◀《俄耳甫斯引領歐律狄斯逃離地獄》背後是淒美愛
作者供圖

允了他的懇求准他將愛妻帶回人間。但他們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你在前她在後，在離開冥界前你絕不能回頭看她哪怕是一眼，否則你將永遠失去她。滿心歡喜的俄耳甫斯自然滿口答應。哪料想，當夫妻二人從陰間趕赴陽界就要接近光明之時，俄耳甫斯突然發現身後的腳步聲和喘息聲都消失了，他以為愛妻跟丟了，情急之下將冥王的告誡拋在腦後回頭尋覓。他甚至都沒看清歐律狄斯的身影，愛妻便從他面前消失地無影無蹤，隨後從遠方飄來一個悲痛萬分的訣別之音：「永別了，我親愛的丈夫。」無論俄耳甫斯如何歇斯底里地順着聲音追去，這段羨煞旁人的神仙眷侶仍以生死訣別而告終。

俄耳甫斯和歐律狄斯這段淒美動人的愛情故事是古希臘神話中被世人所熟識的篇章，無數藝術家們從故事中汲取靈感進而創作出偉大的詩歌及繪畫作品。在音樂領域方面，文藝復興作曲家蒙特威爾第（Monteverdi）所譜寫的《奧菲歐》、德國作曲家克里斯托弗·威利巴爾德·格魯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創作的他最受歡迎的歌劇作品《俄耳甫斯與歐律狄斯》、俄國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爲芭蕾舞《俄耳甫斯》譜曲等等，均以此神話故事爲創作靈感。而在繪畫方面，每位畫家都試圖從這個悲劇故事中找到符合自己畫風的

部分進行藝術創作，如威尼士畫派泰斗級人物提香（Titian）所創作的《俄耳甫斯和歐律狄斯》便抓住了歐律狄斯被蛇咬傷的那一幕；法國古典主義畫家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的同名作品則選擇描繪夫妻二人在森林中享受甜蜜生活的片段；雕塑巨匠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也創作了飽含深情的同名大理石雕塑。儘管大多數畫家在創作以俄耳甫斯和歐律狄斯爲主題的作品時都以風景畫爲核心，再將故事融入環境氛圍之中；被莫奈譽爲「若只有一位大師那就是柯羅」的巴比松畫派的標誌性人物卡米耶·柯羅，卻將筆下的《俄耳甫斯引領歐律狄斯逃離地獄》選擇了一個與所有人都截然不同的視角來進行描繪。

柯羅決定創作此主題的初衷或許源於他於一八五九年在巴黎現場觀看了由作曲家赫克托·柏茲茲（Hector Berlioz）所重新改編的格魯克歌劇《俄耳甫斯與歐律狄斯》。待作品完成後於一八六一年的巴黎沙龍進行展出。初次近距離站在這幅經典作品的原作之前，首先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畫作的尺幅。柯羅不喜歡描繪大場面，他的作品大都是精緻的小尺幅風景，用作家居裝飾點綴極爲恬淡典雅。而眼前這幅《俄耳甫斯引領歐律狄斯逃離地獄》則超越了他本人的一般作品規格，顯然在他的繪畫生涯中這算是一幅巨製。

碎碎平安

林中洋



人生在線

時光荏苒，好像才是一轉眼，我們的鄰家女孩安妮卡已經從一個青澀的小女孩長成了一個風姿綽約的大姑娘，然而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她竟然就要結婚了！

昨晚，安妮卡的父母爲女兒和準女婿馬提亞斯在自己花園裏準備了一場慶祝，俗稱「叮咛之夜」（Polterabend），這是主要在德國比較流行的一種婚俗：結婚前夜，新人的親朋好友聚集在一起，各自帶上自己家裏不用了的舊碗盤，熱熱鬧鬧地摔個粉碎，在砰砰啷啷的響聲中，爲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小兩口送上衷心的祝福。

自古以來，在東方和西方的文化中都有用響聲驅逐妖魔鬼怪以求平安的習俗，比如在過年的時候敲鍋敲盆或是放鞭炮等，但是在「叮咛之夜」裏，最重要的不是響聲，而是「碎片」。德國俗話裏講「Scherben bringen Glück」，即「碎片帶來好運」。這個很像中國的「碎碎（歲歲）平安」。當然，這些「碎片」是有一定講究的：打碎的只能是瓷器，如果打碎玻璃或是鏡子之類那可是不吉利的，另外，舊馬桶或是洗手池等潔具雖然也都是陶瓷做的，但是也不在可以打碎之列。

傍晚時分，我從家裏找了幾件不用了的舊碗盤，正發愁可能不夠摔，過去對面一看，安妮卡的爸爸媽媽準備了整整一箱杯盤碗碟，足

夠大家摔個痛快。他們在紅磚鋪就的車道上鋪了一大塊油布，中間壓了一塊大石頭，後面撐了一塊破木板，以防碎片飛到後面的花叢中去。整個晚上，街坊四鄰陸續到來，在一陣又一陣的叮叮噹噹聲中，一件又一件的舊瓷器被摔得粉碎，大家喝着酒，伴隨着音樂與歡笑擁抱祝福安妮卡和她的馬提亞斯。

看着青春美麗的安妮卡，我心里感慨萬千，她十六歲的時候就通過網絡認識了馬提亞斯，當時她的父母緊張得很，因爲這個馬提亞斯不僅比她大十一歲，而且在離這裏二百多公里外的柏林上大學，他們覺得這樣的感情靠不住，安妮卡又是一個象牙塔裏成長起來的半大的孩子，因而非常擔心。沒想到，馬提亞斯大學畢業後，就在呂內堡找到了工作，搬到了我們居住的地方。安妮卡本來上了職業學校，準備直接就業，但在馬提亞斯的鼓勵下，她取得了漢堡大學的入學資格，比她的兩個哥哥都快地拿下了學士學位，如今碩士論文也如期上交，而她的愛情也開花結果，在和馬提亞斯共同度過了十個春秋之後，他們如願步入了婚姻。

遇見馬提亞斯，無疑是安妮卡的幸運，在他的愛與注視之下，她一步一步地展開了人生的腳步，成長爲一個成熟自信的女子。在他們的感情開始之初，可能沒人料到會有今天，所以在慶祝的時候，大家都越發地爲他倆高興，而那些盤盤碗碗被摔碎的時候發出的噹噹之聲，也就顯得格外地悅耳動聽。

戲外說戲

白頭翁



閒話煙雨

小時候看戲，最怕看老生唱戲，老生唱起來沒完沒了，一坐下唱就再也不起來了，直唱得我們都瞌

睡連天，沒熬到等他站起來就直接睡過去了。最愛看大花臉，唱不過三言兩語，便亮出「傢伙」拚鬥起來，打得戲台花園錦簇，鑼鼓點打得震耳欲聾。生戲能唱得人神魂顛倒，且戲能唱得人魂不守舍，淨戲能唱得人熱血沸騰，丑戲能唱得人笑由心出。生旦淨末丑，行行離不開臉譜，一張臉能勾畫出人物的靈魂、人物的性格、人物的身份、人物的命運，舞台燈光之下，七彩放光的「大花臉」，不由你不覺得他可敬、可愛、可親、可畏、可憎、可惱、可憤、可揍！一身正氣，一臉威嚴；一身的彪悍，一臉的忠勇；一身的虎氣，一臉的堅強；一身的邪惡，一臉的奸佞；一抬頭，一亮相，一定格，由不得人不喝采，由不得人不叫好。臉譜難勾，臉譜有學問，有文章，有戲。京城的臉譜乃中國特色，中國文化

的經典，掀簾一瞧，一後台的人都在勾臉、抹臉、上彩，戲就要開了，「場面」都已出場，司琴試弦，司鼓試鑼。

梨園早先有句老話：「遠看顏色近看譜。」梨園圈外有成語粉墨登場，就是化了妝上台，化妝其妝在面上，「畫」在臉上。

川劇變臉，就是變臉譜，七色臉譜像翻書似的，但勾畫一張臉譜卻如官紳縮龍袍。據說戲曲中的臉譜最早始於唐，出自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是文藝才子，既能打鼓又能唱曲。登台演戲，天子之愛也，但又不能失「龍」之威，又要盡「龍」之好，真有聰明人，智者，以妝掩其面，以一小塊白玉片兒遮面，年代代，臉譜逐漸形成，但眉眼鼻間點白自唐玄宗始，故唐天子爲丑角的祖先，沾唐玄宗的光，舞台梨園中丑角也有「特權」，上妝畫臉丑角先畫，其他角兒才

能上妝；丑角在後台可以隨意坐坐，不必像其他角兒要坐有坐棹，站有站規。生旦淨末丑，如此應重新排序。

兒時言之「大花臉」，主要是指淨角兒。老話：十八般武藝，京戲的「花臉」遠不止十八種。我知道的，紅臉的專諸、關公、趙匡胤；藍臉的蔣欽、竇爾頓；黑臉的張飛、李逵、包公爺；白臉的趙高、嚴嵩、曹孟德；綠臉的朱溫、彭越、程咬金；黃臉的英布、典韋、土行孫；還有五色、七彩大綸彩的五花八門，稀奇古怪，怎麼看怎麼可愛，怎麼看怎麼出彩，怎麼看怎麼藝術！「花臉」竟然把西楚霸王雙眼畫成「哭相」、「哭眼」，預示他的悲劇結局，霸王別姬；包公爺黑臉額中央有一潔白的月牙表示其官廉正，戲不同，白月牙都不同，《斬美案》中的包拯月牙格外大，月牙格外白；《楊家將》

中的孟良，大花臉藍額頭上愣畫着一個紅葫蘆，格外顯眼，一看便知，孟爺醉也，嗜酒必誤事。楊七郎額頭上畫有一個繁體字的「虎」，似猛虎下出，真一員虎將；三國戲中姜維的臉「彩」得也稀奇，正腦門上畫着個陰陽八卦圖，類似韓國國旗，萬言姜維豈可小覷？有鬼神之測也。更多的「花臉」都妙在似與不似之間，讓懂在似懂非懂之間，外行看「花臉」是看熱鬧，花式，漂亮，甚至嚇人。梨園有句高論：不僅是聽得少，看得少；聽多了，看多了，就懂了。再瞧丑角兒，丑角兒鼻子上的那朵似飛似停的「白玉雲」，梨園稱之「小花臉」，畫得形象，畫得也出神，讓人物的性情一下子躍然而出，可謂畫龍點睛。《法門寺》中的大監黃桂頂着「小花臉」出場，一舉一動，一唱一念都讓人覺得可笑可嘆，可圈可點可讚，他一句道

白曾驚動毛澤東，毛澤東曾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毛澤東看戲一語生輝。好生了得。

讓我敬佩不已的是有些京戲角兒是自己勾臉，自己化妝，對着鏡子反向往自己臉上「描山繡水」真功夫。「角兒」不好當。旦角兒面部上妝，梨園謂之「俊扮」，旦角兒面頰多塗成粉紅色，且彩畫閃閃發光；眉眼均以黑色描繪，嘴唇塗成深紅色，講究「紅裝艶裏」，光彩照人；旦角兒珠翠滿頭，在舞台燈光下閃閃發光，猶如鑽石落滿頭，面猶如初春的桃花，旦角兒的上妝追求美、俊、飄、逸、亮、鮮，一亮相要驚倒一團人，要贏來滿園喝采。我認識一位程派唱青衣兼學刀馬旦的旦角兒，平時見覺得她氣度不凡，的確美、漂亮，長相出色，但那天去長安大劇院看她演《白蛇傳》中的白素貞，一登台，一亮相無疑是千年白蛇化人而來，可見「俊扮」的藝術效果。了得！（三）